

翠北前綫



英·勃脫蘭著

林淡秋等譯

行發部書圖報譯

1939



南京  
中央圖書館  
藏

羣  
北  
前  
疑

群北前疑

1936

譯日每



# 華北前線

中華民國廿八年五月廿五月初版

作者 英·James M. Bertram

譯者 林淵 蔣天佐  
光靈 林淡秋 黃峯

出版 文綠出版社

發行 愛多亞路一一七號  
譯報圖書部  
電話八五八七五號

經售 全國各大書局

平裝一冊售國幣壹元貳角

## Mei Kh J-Bao

(The News Digest)

Published daily by UNIVERSITY PRESS LTD.,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of Hongkong)  
117 Av. Edward VII, Shanghai  
Directors: J. A. E. SANDERS-BATES, N. E. BONNER.  
Tel. Nos. 85875 & 18802. Cables: "Scholaris."

日一廿月一年七廿國民於刊創報本

納鮑·門拿 士裴·司特孫人行發

# 目錄

## 序幕 戰爭的前夜

- 一 島國的人民……………一
- 二 警鐘響了……………一
- 三 仲夏的瘋狂症……………一〇
- 四 『萬歲』！……………二七
- 五 別日本……………三五

## 第一章 華北事變

- 一 蘆溝橋的烽火……………一
- 二 北平之圍……………一〇

三	壯烈的反正·····	一八
四	古都的淪陷·····	二五
五	真是的戰爭了·····	三二
<b>第二章 到延安去</b>		

一	繞道山東·····	四一
二	重臨西安·····	五一
三	在八路軍辦事處·····	六一
四	黃帝陵·····	六九
五	旅程的終點·····	七六
<b>第三章 戰時的邊區</b>		
一	在延安·····	八五
二	中國的列寧·····	九六

三 國民黨和共產黨	一〇六
四 共產黨的戰略	一六
五 「邊區」雜寫	二四

## 第四章 到山西去

一 別延安	一三五
二 越過陝北	一三九
三 渡黃河	一四四
四 山西的戰爭	一四九
五 退出太原	一五四

## 第五章 八路軍

一 政治委員	一六一
二 到總部去	一六七

三 朱德總指揮……………一七三

四 教士素描……………一八〇

五 重遇史沫特來……………一八五

## 第六章 北上途中

一 別總部……………一九一

二 滿目荒涼……………一九七

三 戰鬥中的一二〇師……………二〇四

四 民衆總動員……………二一〇

五 冰天雪地中的旅程……………二一七

## 第七章 跟賀龍在一起

一 師司令部……………二二三

二 賀龍的一生……………二二九

## 第八章 在前線

- 三 戲劇印像……………二三六
- 四 蕭克自傳……………二四三
- 五 新年……………二五〇

## 第九章 遊擊隊

- 一 一個奮式將軍的肖像……………二五五
  - 二 日落西山不回頭……………二六二
  - 三 前線巡禮……………二六八
  - 四 憶忻口大戰……………二七四
  - 五 越過日軍的防線……………二七九
- 
- 一 旅司令部……………二八五
  - 二 游擊戰爭……………二九一



- 三 一個英雄的寫真……………二九七
- 四 「和平」和「秩序」……………三〇三
- 五 新的長城……………三〇九

## 第十章 統一戰線

- 一 歸途……………三一五
- 二 基督教徒和共產黨人……………三二三
- 三 第五縱隊……………三一九
- 四 漢口交響曲……………三三五
- 五 香港瑣語……………三四四

## 尾聲 盲目的侵略家

- 一 第二年的春天……………一
- 二 北平在陰影中……………八

三	帝國の建築師.....	一六
四	東京の五一節.....	二二
五	不是「朝日」了.....	二九

校 後

## 一 島國的人民

「你沒帶照相機嗎？好。沒帶手鎗嗎？好。那麼我們可以上岸了。」那位護照檢查員把他的紙張收起來，向我略微鞠了一躬，表示歡迎我來日本。

他是一個面色沮喪的人，穿着一套破舊的黑衣服，有營養不足的表徵，鬍鬚像張伯倫先生的。詢問完畢之後，他的官樣態度顯然鬆弛了，他抱歉得很，竟問了我那麼多問題。這是例行手續……他抓起草帽和傘，領頭走出大廳。

我的新嚮導，在扶梯頂上停了片刻，欣賞着一大盆菊花。「在英國，」他帶着惋惜的神情說，「你們是沒有這樣的花的。」

「什麼菊花嗎？」我提出了一個溫和的抗議。「英國也有。」

「但那是不可能的。」他用憂癡的手指摸着大朵的花。「這是一種日本花……」

這似乎不值得爭論的，我們和氣地走下碼頭，向火車站走去。狹窄的港口滿是出入的船隻；煙霧精緻地盤旋在水面上，被漁船的黃褐色的船帆劃分開來。我吸了一口海島上松樹的清新的香氣。

「真可惜，」我的同伴還是愉快地一心想着花。「你錯過春季的花節了。但你還可以看到鳶尾花——日本——一提到他的國家的名字，雖然用的是一種不熟習的外國語，也表現出一種愛撫的神情——是「花之國。」這裏一年到頭都是碧綠的，不像中國那樣。中國是沒有樹的。」

我放過他末尾這句驚人的話語。「日本人到底覺得中國怎樣呢？」

他深深地嘆一口氣，好像我提起了一個痛苦的題目。「我們怎樣說才好呢，日本是希望和中國做朋友的，但中國人不明白這點。他們時常和我們爲難……」我馬上浮起了一幅他所看見的中國的景象：雲幕底下，一片陰暗廣漠的大地，一些小鬼一樣的小東西在一個沒有樹木的曠野上蠕動着，向着「朝日」作出無禮的姿勢。「我們不過祇想幫助中國；可是那些中國人却是那樣沒有信義。這是很困難的……」

我們到了車站，我謝謝我的友善的嚮導。他又帶一點官樣的態度向我告別。「那就是你的火車；你的確沒帶手鎗嗎……不要忘記去逛那些帝國的花園。在這個國度裏，總有些東西可以看看的……」

他是對的。我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剛到達東京，看到比鳶尾花更多的東西。

在遠東，人們要越過一股戰爭的洪流來回顧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正如歐洲回顧那已被遺忘了的一九一四年的夏天一樣。在回想的時候，很難相信那些平靜的日子是真的。

春天給中國帶來了新生，由於最近一次嚴重的國內危險的和平解決，展開了全國統一的新希望。而日本，出乎中國人的意外，似乎並沒有什麼敵意。在東京和南京間的經常刻薄的交易聲中却出現了一種異樣的寧靜。三月間，一個日本銀行家和工業家組成的經濟使節團訪問中國，帶回一個善意的報告：聽說他們還提議調整華北一些比較顯明的不平等的關係的。確，在這個親善的使節團與日本華北駐軍之間，有過一些糾紛，但那是可以轉圜的。關於這，自由主義的華北駐屯軍司令田代少將就成爲熱烈希望的集中點。

甚至在北平，這個從一九三一年以來，每年春天都要降臨戰爭的黑影的地方，也似乎不應辜負這些吉兆。我們知道，日軍並沒有在夜間調動過。陸軍大臣林大將的誇大狂妄的傾向，在外務省大大受到阻撓，因爲當時外務大臣是真正開明的自由主義者佐藤。林在位的日子已經很有限了。似乎日本的「溫和派」——太平洋的和平預言家們，時常帶着一種極端的樂觀主義，給這新創的政治集團起了這樣一個名字，——好像快要得勢的樣子。

至少，在這個時候更深切地研究遠東這兩個不和的國家間的關係，是很適當的；一九三七年五月，我就從華北動身到日本去了。但是經驗豐富的觀察家却在搖頭。「這太像一九三一年了。」歐文·拉第莫爾（Owen Lattimore）在我離開北平以前，對我這樣說。「安靜得使人不舒服。我恐怕我們又會碰上

第二個「九一八」了。」我們都還記得，日本國內一個短期的自由主義的政府和牠對於中國的不斷的甘言蜜語，曾經給那突發的血腥的滿洲事變奠定了基礎。

顯然地，十年以內決不會有人相信國際間的誠意，日本的外交界，有老鷹，也有白鴿。

從中國經由滿洲高麗直到日本的時候，會想起過去和現在的歷史的教訓。因為漢唐各代的中國文化，是經由高麗半島，流過海峽，傳到那偏僻野蠻的日本。在第五世紀和第六世紀，高麗是中國文化的前哨，又是著名的佛教聖地，那時候，這潮流傳輸得最盛。日本得到它所珍視的全部文化遺產。

五千年前，中國用書籍征服了日本，現在日本却用坦克鎗砲來做答禮。因為現在這潮流逆轉了。日本通過高麗和滿洲發動它在東亞的現代「文化使命」——這是一種進步，但這進步的里程碑，不是圖書館和廟宇，而是用三和土和鋼鐵做成的更堅固的紀念碑。在朝北到日本去的途中，我們更明確地認識了這種征服潮流的漲落。

當時傳來的消息，增強了這種觀點。在大連（這個有現代的船塢，也有古代的馬車的奇異的人工的都市，它是南滿鐵路的堡壘，也是日本威脅香港的北面根據地，）我們聽到林開快要倒臺的最初傳說。在漢城——東方許多中日藝術相融匯的地方之一——倒閣的消息完全證實了。以近衛公爵為首的一個

新政府，博得了海外的歡迎，被目爲『改良內閣』。它決定繼續外交大臣佐藤所開始的合作事業。

但當時新政府也彷彿有些地方不大明確。佐藤本人的位置，給與了廣田弘毅，廣田是一九三六年著名『三原則』（牠們已成爲日本的『東亞永久和平』政策的結晶）的作者，又是同年與德國訂立『反共協定』（註）的有力的外交經紀人。杉山任陸相，馬場——重工業和軍火的化身——任內相，這些名字，就足夠壓倒那雖然溫和，却毫無政治經驗的近衛了。如果我們從它構成的混雜來判斷，這新內閣顯然是來應付暴風雨的了。

這是我到日本時的一般政治情勢。在自由主義者的圈子裏，對於林的敗選，還在相當地高興，認爲他是一個日本的克林威爾，打算廢除議會來統治日本。這種手段，連那有名無實的帝國議會也覺得太煥急了。但是，這些自由主義者們，正如別處自由主義者一樣，沒有組織，而且過份樂觀，他們在新政府中的位置，仍不過是一種希望，不是實際。

像現在的意大利一樣，日本也是一個張開雙手歡迎旅行者的國家——祇要這個人是遊歷者，或是異國文化的研究者。你走進那些無關重要的田園、博物館、戲院，以及大學圖書館裏去，到處都安靜地把門打開來，並且給你一種甜蜜的殷勤。人們對於這點，祇有感激；我在日本的第一個禮拜，是過得够愉快的。如

果空閒和時間允許的話，我們在研究任何民族時，大都是着眼於它的文化的。

但是，時間是一個敵人；我到日本來，是希望看到比博物館更多的東西的。自然，不用嚮導去游歷東京的貧民區，或在晚上跑到無產階級的娛樂場淺草公園看看，也可以看到一些真實的動能。要是到下等的寶淫區去看看，更能看出真像，那裏有一些微小的豔裝的動物，在格子後面像老鼠一樣地躡着路上的行人（這個世界第三大都市的妓女的總數，是很難統計的。她們大多數是被窮苦的鄉下人家賣出來作這種生意的。）

但這仍然不過是真實的邊緣。無論怎樣生動，我們總不能從對照中得出什麼結論來。『我想看看這個國家真實的內部情形，不要光看這些裝飾品。』一天我向一個經濟學教授抱怨了。『我想參觀工廠，跟日本的工人談談他們自己的生活。難道不能夠住到鄉下去，親眼看看那真實的情形嗎？』

那機警的微笑着的臉上，突然（有點近乎滑稽）變成一種警告的神色了。『在日本，是不容易去參觀一個工廠的。也許你可以在假期，同一個日本學生到鄉下去，但是我們必須選定地點。同時警察也要知道你在做些什麼……』

這是在東京一個大學的休息室裏。穿着青色制服的學生們，正在外面的校園裏規規矩矩地漫遊，他們都有一種超乎他們年齡以上的穩重。往常我遭到阻礙時，我就把傅麗達·烏特萊的名字提出來，作為



爭論的起點。『你讀過日本的泥足嗎？』

這位經濟學者，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竟點了點頭。『當然，這本書是被禁止了；但我有一本，是爲了批評用的。她所說的事實，大部份都是真實的，——我甚至可以給他一些更「動人的」材料。但關於那些事實的解釋，却完全錯的。』

『你承認那些事實嗎？例如關於勞動者的待遇，農民的境况等等？』

他吮了吮牙齒，這是日本人在作客氣的辯解時普遍的動作。『我們比任何一個外國人都更清楚這些事情。但是一個外國人所永遠不能瞭解的，是日本人的特性。我承認，女工們在工廠裏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時，而且工資很低。但這些女工們，對於她們的工作是很快活的。她們接受一種艱苦的生活，因爲她們知道，她們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替她們的國家服務。』

『你們外國人不能夠理解愛國主義對於一個日本人的意義。不僅士兵自願戰死在戰場，就是每一個市民也肯爲國家的利益從事犧牲，如果那是必要的话……』

這是在日本到處都可以聽到的不幸的詭辯。爲了國家的利益（我覺得『國家』在這裏需要一個更明確的定義），使得那些農民（整個日本的不穩經濟的支持者）陷於赤貧，瀕於餓死；爲了鼓勵工業，政府給與津貼並減低稅率，但同時也降低了產業工人的生活水準。三卅和三菱就是一切。